

经典新读
文学课堂

Jingdian Xindu
Wenxue Ketang

俞平伯论古诗词

Y U P I N G B O . L U N G U S H I C I

俞平伯 著

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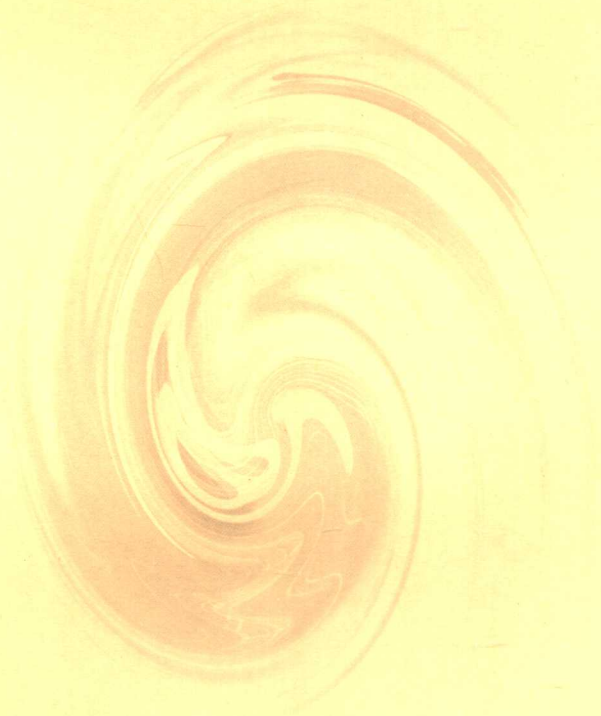
经典
新读
文学
课堂

Jingdian Xindu
Wenxue Ketang

俞平伯论古诗词

Y U P I N G B O L U N G U S H I C I

俞平伯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俞平伯论古诗词/俞平伯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
2006.10

(经典新读·文学课堂·第3辑)

ISBN 7-309-05115-7

I. 俞… II. 俞… III. 古典诗歌-文学研究-中国-
文集 IV. I207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87486号

俞平伯论古诗词

俞平伯 著

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

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

86-21-65642857(门市零售)

86-21-65118853(团体订购)

86-21-65109143(外埠邮购)

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责任编辑 邵丹

总编辑 高若海

出品人 贺圣遂

印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90×1240 1/32

印张 7.25

字数 170千

版次 2006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5 100

书号 ISBN 7-309-05115-7/1·363

定价 1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俞平伯（1900—1990），古典文学研究家，红学家，诗人，作家。

浙江德清人。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。先后曾在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

北京大学筹校任教多年。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

主要作品有：红学研究著作《红楼梦研究》，诗集《冬夜》、《古槐

书屋间》，散文集《燕知草》、《杂拌儿》等。在古典诗词研究方面，

著有《读词偶得》、《清真词释》、

《读诗札记》等重要著作。

“经典新读·文学课堂”

第一辑：

俞平伯《红楼梦研究》

朱自清《经典常谈》

夏 衍《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》

老 舍《出口成章》

秦 牧《语林采英》

何其芳《诗歌欣赏》

第二辑：

朱光潜《文艺心理学》

艾 青《诗论》

王朝闻《一以当十》

周振甫《文学风格例话》

吴 梅《词学通论》

第三辑：

俞平伯《俞平伯论古诗词》

吕叔湘《语法学习》

总目

读诗札记 001

读词偶得 095

清真词释 161

读诗札记

目录

自序	005
一 周南·卷耳	008
〔附〕再说卷耳	011
二 卷耳故训浅释	015
三 召南·汧露	016
四 召南·汧露故训浅释	021
五 召南·小星	023
六 小星故训浅释	027
七 召南·野有死麇	029
〔附〕野有死麇之讨论	032
八 邶·柏舟	037
九 柏舟故训浅释	044
十 邶·谷风	048
十一 谷风故训浅释	053
十二 邶·北门故训浅释	068
十三 邶·静女(上)	072
十四 邶·静女(下)	075
十五 静女故训浅释	078
〔附〕玼管	082
十六 邶·载驰	085
十七 载驰故训浅释	090

自序

札记本无序，亦不应有，今有序何？盖欲致谢于南无君耳。以何因由欲谢南无耶？请看序，以下是。但勿看尤妙，故见上。

《梦释》其二十二（节文）

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四时半清华园

〔遇〕在北京，好像家中有祭祀之事，长亲来者骆驿，特出者二位：一位是大舅公呢，也不知还是大舅婆；一位是“阿爹”。老实说，也认不很准，只有一老者瘦而白髭，脸上有点儿脏，亏他自己报名，“我是阿爹”，遂肃然拜之。又对于大舅公也者亦拜如仪，俨然一个伪君子。时袍上第一纽未扣，母严重地命扣上，且曰：“要做人就做，要不做索性不做。”予有悻悻之态。其时忙着在张罗招呼，“阿爹”自然是被招呼的一个。（阿爹者，父亲之表叔也。其脸上有乌黑而软的须贴着，梦中以为事隔多年怕不适用了，故特制一较老之阿爹云。）W表叔于于而来软服轻装翩翩然，又迎而拜之。他讲到我托他卖《诗经札记》稿子到商务去一事，说：“上次他们暂时不要，把稿子给你寄回，我就说别寄。他们说：‘反正挂号信丢不了，可以再寄来的。’现在他们又要啦。总是有些学生时常去问为甚这书还不出；所以又想要了。”其时心中颇乐意把稿脱手，妻又在旁作怂恿的暗示，但我偏说：“被人

家退回扫了兴，也许早扔了”——自己却觉得可以找。总是妻说罢：“人家也不信，别人不会，你倒的确会这样的。”别的话不大记得，终于归到稿子的交易上，约定十四日在天津×××吃午饭接头。可是一算，十四日又该家祭，麻烦，然而去津之心颇热，还是打算去的。W说：“我本想卖稿，而他们要用收版税法。现在上海印书如买马票，张张不空，如遇名家得时之作，便大发其财。”又说当予在京时。（南京也，此五字梦中原文）看叫天戏，《洪洋洞》之类。戏刚散而卖话片者纷来。（如今天唱《洪洋洞》，即卖《洪洋洞》。）有买着好的，也有买着坏的，要碰运气，生意大佳。（下略）

〔释〕这是被迫意念见于梦中之一例，同时也表现出我性格的背影，不很高明、光明的那一面。对亲戚足恭殆是一种骄矜的变形，在梦中已稍稍自觉，遂借母亲口中叫破这《儒林外史》式的伪君子，而仍不免愤愤。W近住上海，大约误认凡上海人皆漂亮，故其来也如浊世之佳公子，亦垂垂老矣。上次来信说胡须都白了。白胡须恰好去送给那阿爹。卖札记稿一节，梦之主文，其表现如实，不甚变幻，因由亦固分明。这是一个积年的“苦脑子”（吾乡土语），十年前在上海大学的讲义，只做了九篇，在我文稿中运气最劣，而我之于它也如父母之庇护其不肖子。第一次想卖给亚东，原稿退回（一九二四年）。第二次在《燕京学报》发刊其中之一部（《柏舟》、《谷风》未全），以为这回找着洋东了，殊不知将《谷风》之第二分送去，又原稿退回（一九二七年）。主编者容庚先生来信之理由如此：以题目重复不能刊载。这似乎说《大学》只许有“右传之一章”，至于“右传之二章”呢，却非呼为《中庸》不可，不然不要。这个道理，至今勿明。第三次有了经验，未将原稿直送，怕又碰壁，托W表叔向商务去兜揽，商务主者张元济君固与W有亲。当我三十三生辰，W赐诗虽有“兰陔自辑广

微篇”之谬赞，而出卖一节则又雁沉鱼杳矣（一九二八年）。压迫为梦因，弗氏主之：依鄙见有时恐尚须挑动一下。这意综是久被压迫而新近又不要，含糊应之。今现于梦中，而作态亦不在肃然迎拜下云。把这些破铜烂铁去换只把青花饭碗，太太赞成，固不待言。此梦全以亲戚为背景。

凡非绅士式，即不得体，我原说不要序的呢。我只“南无”着手谢这南无，因为他居然能够使我以后不必再做这些梦了。

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平伯于清华大学

周南·卷耳

采采卷耳，不盈顷筐。——嗟我怀人！——寘彼周行。（一章）

陟彼崔嵬，我马虺隤。我姑酌彼金罍，维以不永怀。（二章）

陟彼高冈，我马玄黄。我姑酌彼兕觥，维以不永伤。（三章）

陟彼砠矣，我马瘡矣，我仆痡矣。云何吁矣！（四章）

这篇，前人异说极多，什么后妃、文王、贤人搅成一团糟，现在均置之不论。朱熹头脑比较的清楚，知此诗为怀远人矣，但仍不免扭捏地说了一句：“人盖谓文王也。”盖者何？疑词也。然则幸亏了这一个“盖”字。诸家多不免说说官贤思贤等话。其实从诗本文看，只见有征夫、思妇，并不见文王、后妃，更何处着一贤人耶？

诗中共有六“彼”字，歧义颇多。先列毛、郑说如下：（毛于二“酌彼”下无释；郑申毛义。）

寘彼（于）周行

酌彼（以）金罍

酌彼（以）兕觥

→ 彼为贤人之代名词

陟彼崔嵬
 陟彼高冈
 陟彼砠矣

→ 彼为指示形容词

六列三动词“真”“酌”“陟”皆外动词，“金罍”五名皆为其客词，何以两歧其说？且增字作释，尤不合法。按六“彼”字只一释，今言那个也。惟“真彼”之“彼”为代名词，以外诸“彼”字为指示形容词，其区别如是而已。何以第一“彼”字独为代名词？因“周行”既非可真之物，若以“彼周行”三字通读，则于文义当曰“真之彼周行”。今既不增字作释，则“真彼”之彼当然是指“不盈顷筐之卷耳”。其文义本明白。乃昔贤必曲解“周行”为周之列位，而“彼”字于是有异说。崔述（《读风偶识》一）释此句为真所怀之人于道旁，亦嫌迂曲。

诗中又有七“我”字关系全篇大义。郑玄说最怪。“嗟我”下无说，是不改《传》“我”乃后妃自谓。“我马”三、“我仆”一，四“我”字，《笺》云：“我，使臣也。”“我姑”之二“我”字，《笺》云：“我君也。”夫一篇中只七“我”字耳，忽而后妃自谓，忽指君，忽指臣，何其错乱耶？朱以首章为直叙，三章为托言，则七“我”字皆指后妃。姚际恒以为文王思贤，七“我”字皆指文王。但他却又说：“采耳执筐，终近妇人之事。”可见他亦不能自持其说。崔述之说似较合于情理，兹摘录一节：

朱子以为妇人念其君子者，得之。但以“我”为自我其身，则登高饮酒，殊非妇德幽贞之道；即以为托言，而语亦不雅。窃谓此六“我”字仍当指行人而言，而非我其臣，乃我其夫耳。（《读风偶识》一）

照他所说，首章是妇人自叙其情怀光景，二章则悬揣征人苦役之况而描绘之。较诸说已为圆美；其病仍在于过曲。施德普君却说得直落些。施的话正和崔述相反，他完全以这诗为征夫行旅时的悲歌。他说：

就我的见解讲，那么第二至第四章可以不再解释。而第一

章的叙述,我却以为是征人的忆别或幻觉。采卷耳是他俩别离的时候的情景,或许也是她的日常作业,正如采桑一样……(《萃华室诗见》,《文学》一百期。)

崔以二章以下为想象,施以一章为幻觉,实是一种看法,不过观点恰正相反。二章以下既说得这般慷慨淋漓,也就不像妇人想象中的描画。若说一章为幻觉,反而合情理些。所以我说施的话较为直捷,施以第一“彼”字为指顷筐,与我见合。但释怀人为所怀之人,似乎很有疑问。惟照他所说的大义,不能不如此作释耳。

诗中七“我”字,各家分诂如下表:

《诗》本文	郑	朱	姚	崔	施	我的解释
嗟我一	后妃	后妃	文王	妇人自谓	征人	思妇
我马三	使臣	后妃	文王	我其夫	征人	征人
我仆一		(托言)				
我姑二	君	后妃 (托言)	文王	我其夫	征人	征人

此诗前后大类两概,故“我”字遂多歧义,而大义终晦。一言蔽之,采耳执筐明非征夫所为,登高饮酒又岂思妇之事。此盈彼绌,终难两全。惬意贵当,了不可得。我索性把它说为两概罢。

此诗作为民间恋歌读,首章写思妇,二至四章写征夫,均系直写,并非代词。当携筐采绿者徘徊巷陌、回肠荡气之时,正征人策马盘旋、度越关山之顷。两两相映,境殊而情却同,事异而怨则一。由彼念此固可;由此念彼亦可;不入忆念,客观地相映发亦可。所谓“向天涯一样缠绵,各自飘零”者,或有当诗人之旨乎?这自然也是臆说,但自以为却不曾去硬转这难转的弯子,其迂曲或稍减于他说。作如是观,得如是观。以意逆志,则吾岂敢。

一九二三年十月二日

〔附〕

再 说 卷 耳

曹聚仁先生引戴震的话。戴说“真彼周行”略同崔述。崔以“彼”指所怀之人，戴以“彼”指此怀念，实无大别，而均与曹说不同。他列举诗中“彼”字之用法，而谓我不当作两歧之叙释，似乎能持之成理。但我却有两层辩解：

（一）曹举例虽多，但是否因此不容再有例外？换言之，究竟是否诗中“彼”字只许有一个用法？我们且看“真彼”一句文法的关系和“真”字的训诂。大凡外动词下必有客词，这是通例。如以“彼”连“周行”读，而释为那条大路，则“真”词下便无客词，不合通例。曹训“真”为在，不知亦有所本否？以我所知，“真”即“置”字，训实训满，今所谓安置、弃置皆是，却无训在之说。“真”既不训在，则曰安放，必有可安放之物。若曰“安放那条路”，实为不辞。故我说：“当然指不盈顷筐之卷耳。”而曹先生偏说：“这个当然却是不当然。”这很令我难解。他在下边又说：“但释‘真彼周行’为在那通路大道也未始不通。”如“置”可训在，则诚然可通矣。若“真”不训在，我未知如何而可通也。他举《诗》中“彼”字之用法，以证我说两歧之不合。但我亦可以据《诗》中“置”字之用法，以证“真”下必须有客词，不训在，而“彼”字在此应为“顷筐”之代名词。《伐檀》“真之河之干兮”，“之”为檀木之代名词，